

凤凰木



投稿邮箱

hxdbfjm@163.com

“黑暗料理”

●唐占海

母亲的厨艺算不上精湛,不过凡是我們爱吃的美食,她都会尝试着去做。记忆中,母亲的“大型美食制作”有过几次翻车,做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“黑暗料理”。

那年哥哥在外面上学,说最喜欢吃学校附近的炸油条。哥哥放假回家后,母亲说给他做一次炸油条。

和好的面做成长条状,还捏出了麻花形状。锅里的油热了起来,母亲把长条形的面放入油锅,只听得“滋滋”一声,油锅里冒起了泡泡。根据母亲的经验,油条很快就会蓬松起来。可是,油锅里的油条始终都蓬松不起来。母亲觉得是因为火候不够,需要多炸一会儿。可是油条都有点焦糊了,还是干瘪的样子。那次母亲做的炸油条,看上去纯属“黑暗料理”,干硬焦糊,味道更是难以恭维。

那次之后,哥哥再也不让母亲炸油条了。不过母亲倒是真去学了手艺,后来还给我们炸麻花吃。她做的炸麻花,味道非常好。

我最爱吃的菜是西红柿炒鸡蛋,母亲经常给我做。那次母亲突发奇想,说:“你这么爱吃西红柿炒鸡蛋,不如咱们包一次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!”我觉得她简直是异想天开,可母亲这个人就是喜欢大胆尝试。不出我所料,这次又是“大型翻车现场”。西红柿鸡蛋汤汁多,饺子皮包不住,煮的时候大部分都破了,成了一锅西红柿鸡蛋面片。有些饺子没有破皮,母亲捞出来给我吃。可是味道并不好,还有点古怪,说酸不酸说甜不甜。

天下的母亲为了儿女,都有一颗创意之心。哪位母亲没做过几道“黑暗料理”?那些年,母亲为我和哥哥做过不少“黑暗料理”,现在我们谈论起来都忍俊不禁。那些“黑暗料理”,样子不好看却让我们记忆深刻,味道不好却让我们回味无穷。那些“黑暗料理”,没有吸引我们的味蕾,却留在了我们的心里。因为,母亲的“黑暗料理”中,藏着最明亮的爱。



母亲的花瓶

●苏鸿儒

我家客厅的窗台上有一只白瓷花瓶,瓶身并不精致,都有些旧了,瓶身还有一道浅浅的裂纹,却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,在阳光下泛着闪闪的光。春夏秋冬,不同花朵的淡淡花香漫过茶几,绕着沙发,把寻常日子熏得柔软又明亮。

这只花瓶是母亲的宝贝,也是我们家最动人的风景。听母亲说,这只花瓶是她年轻时,在旧货市场买来的。当时瓶身就有裂纹,摊主本要扔掉,母亲见它形制素雅,便花了几块钱买了回来。从此,这只带着瑕疵的花瓶,便进了家里。岁月流转,瓶身渐渐有了包浆,插花留下的水渍晕成淡淡的痕迹,仿佛时光写下的温柔注脚。

几十年来,母亲一直爱插花,她没有学过插花,却自有章法。剪去残叶败枝,调整花枝长度,高枝立在中间,矮花围在四周,绿叶衬着红花,错落有致,显得格外和谐。她插花时,眼角带着笑意,指尖轻轻拨弄花枝,反复调整角度,把最饱满的花朵朝向阳光,把开得稍逊的藏在后面,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细心。

不同的花,藏着母亲不同的心境。春天插桃花,粉白的花瓣缀在枝头,“桃花开了,日子就旺了,盼着你们平平安安”。夏天插荷花,碧绿的荷叶托着粉嫩的花苞,屋里便多了一份清凉,她在厨房忙碌,转身就能看见那抹清雅,疲惫也少了几分。秋天插菊花,黄的、白的、紫的,不争不抢,透着淡然,一如母亲历经风雨沧桑后的从容。冬天插腊梅,疏影横斜,暗香浮动,即便窗外寒风凛冽,屋里也因这枝腊梅,多了一份坚韧与温暖。

这只花瓶里芬芳的,不仅是花香,更是家的味道。花香漫过客厅,飘进厨房,萦绕在每个角落,让烟火气的家多了一份雅致。我回到家,一推开门就先看见窗台上的鲜花,心里便感到十分温暖踏实。亲友来访,总忍不住夸道:“你家这花插得真好看,看着就舒心。”母亲便笑得十分开心。于母亲而言,这只花瓶是她在洗衣做饭、操持家务之外,留给自己的一方小天地,是她在琐碎生活里,捕捉到的诗意与美好。

如今,母亲的头发已添了银丝,眼角的皱纹也深了,但她插花的习惯从未改变。窗台上的花瓶,依旧盛着四季的花,依旧散发着淡淡的芬芳。时光流转,花瓶依旧,母亲对生活的热爱依旧。母亲的花瓶,是家的灵魂,盛满了生活最动人的芬芳。这芬芳,是花香,更是烟火人间里,最动人的温暖与诗意。



母亲是条安静的河流

●陈泽闻

母亲节到来的时候,城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。街道依旧拥挤,阳光依旧落在熟悉的屋顶上,但有些词语会在这一天变得缓慢,比如“母亲”,比如“回家”,比如“吃饭了吗”。

我忽然想起她整理厨房的样子。清晨的水汽还没有散尽,她已经在水槽前忙碌。锅碗碰撞的声音很轻,却足够填满一间屋子。

很多时候,我们习惯于把“母亲”理解为一种角色,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。直到某一天,你发现她的背影比记忆中更单薄,步伐比从前慢了一点,你才开始意识到,时间并不会绕开任何人。她也在变老,只是这件事发生得太安静,以至于容易被忽略。

她很少表达自己的疲惫。偶尔说起,也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“还好”。但那些“还好”的背后,是无数个重复的清晨与夜晚,是被不断推迟的休息,是在家庭秩序中被默认为存在的付出。她像一条安静的河流,把生活的琐碎一一接住,再悄悄送往更远的地方。

后来我开始明白,有些爱并不以语言的形式存在。它更像空气,不被注意,却支撑着一切。我们在其中长大,却常常忘记它的存在。直到某个节日,或者某次离开,才突然意识到,那些习以为常的安稳,其实一直有人在默默维持。

而我们终将明白,所谓成长,并不是走得更远,而是学会在某个时刻停下来,认真地说一句:我看见了你的付出,也记得你曾经的全部。

在她的时间里,我们曾经被小心地安放;我们也应该学会,在自己的时间里,为她留出一部分温柔的空白。



敛住人间微凉

●莫云

母亲,总在暮色里收衣裳把晾衣绳上的风,轻轻地抖掉叠衬衫时,指腹蹭过袖口的皱像抚平,我没说出口的烦忧

她给粥锅盖棉垫时很怕热气惊了灶台上的月光盛粥的瓷勺,总先在碗沿磕掉多余的烫,再递到我手上

冬夜的窗玻璃凝着霜花她擦的时候,总留半片不擦说这样,能看见星星在外面,替我们守着夜的凉

她把生活的刺,悄悄地攥在掌心那些被她敛住的微凉都在她眼底,化成了能焐热整个人间的,暖光

蛋壳上的邮戳

●曹波

蛋壳上沾着草屑与泥痕,尚存未散的体温。这枚来自母亲的鸡蛋,像盖了一枚乡土邮戳。

每次回乡,母亲总会提前打电话,细问归期。家里母鸡陆续下蛋,她每日小心捡拾,一个个攒在垫着稻壳的瓦罐里。“等你们回来,留给孙子吃。自家五谷杂粮喂的土鸡蛋,吃着踏实。”电话那头,她一遍遍念叨。这份简单心愿,无关家境,全是放不下的牵挂。

年少时,我跟着在镇小学教书的父亲住校。那时日子清苦,食堂饭菜简单,常就着酱油辣椒凑合。为赶早自习,父亲总让我清晨蒸一碗水蛋垫饥。那些鸡蛋,都是母亲提前备好的。每到周日返校,她用旧布包好五六个,轻轻塞进我的书包。“学校吃得简单,你正在长身体,多吃几个补一补。”话语朴实无华,暖意却如初生鲜蛋,温润了我的整个少年时光。

简陋的宿舍里,我磕开一个鸡蛋,金黄透亮的蛋液滑进碗里,像盛了一缕暖阳。加水、搅匀、撒盐、淋油,上锅稍蒸,一碗水蒸蛋便软嫩成形。就着热饭吃下,鲜香入味,暖胃更暖心。初中三年,日日清晨一碗水蛋,身形悄然蹿高,读书愈发专注,课文读上几遍便能熟记于心。

如今母亲已是古稀之年,仍守着老屋小院。枇杷树下,她扎起竹篱笆,圈出一方鸡舍,散养几十只鸡。

城里超市货品琳琅,母亲却始终守着乡土本味。她养的鸡吃五谷、啄蚯蚓、食虫蚁,不肯迁就市面上的速成饲料。每当母鸡“咯咯哒”欢鸣,她便快步掀开篱笆,弯腰从暖烘烘的稻草窝里拾起鲜蛋。双手捧着的那一刻,她眉眼含笑,神色柔和,像午后从枇杷叶缝漏下的阳光。

这些蛋,母亲自己舍不得吃,都细心留着。每次返程,她把鸡蛋码进垫了旧衣的纸箱,层层摆齐,小心搬进后备箱。临行扶着车门再三叮嘱:“路上慢点,到了来个电话。”

回到城里,我把这份沉甸甸的乡土暖意妥存冰箱。每次敲开一个,蛋黄饱满圆实,色泽澄亮,透着淡淡的乡间清气。我们煎蛋时,儿子总会认真叮嘱,蛋壳不用洗得太干净,这是奶奶给我们的土地身份证。我懂儿子的心意,只是轻轻拭去表面浮尘。

如今生活富足,吃食应有尽有,唯有这带着草屑泥痕的土鸡蛋,藏着老家的烟火与人情,是任何山珍海味替代不了的。

前几日,妻子过生日蛋糕,儿子尝了一口便轻轻摇头:“没有奶奶鸡蛋的太阳味。”

我一时怔住。原来母亲早已把故土的气息,融进了我们一家人的味蕾深处。这一个个小小的土鸡蛋,装着母爱,沾着乡味,映着流年,是我们身在异乡,无法割舍的故园根脉。